

香港大案

XIANG GANG DA AN

(香港) 林荫 /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香港大案/林荫著.-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

ISBN 7-5014-1805-5

I. 香… II. 林…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7826 号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98-1850 号

香 港 大 案

(香港) 林 荫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警官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5 印张 385 千字 插页 2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805-5/I·723 定价:22.00 元

印数:0001-6000 册

床底双尸

案件类别：谋杀案

案发时间：1980年3月9日

案发地点：九龙深水埗区

晚上八点三十分左右，陈伯拖着疲惫的脚步，拾级而上，回到汝洲街××号二楼。

这是一幢快将拆卸重建的五层高的战后楼宇。

楼上各层大多数住客都已迁走。二楼有三个木板分隔的房间，陈伯租住较细小的尾房，二房东张师奶住头房。

中间房本来是分租给附近一家制衣厂作存放货物之用，最近搬来了该厂两名姓王的女工。

陈伯甫进门，就听见电话的铃声响起来。

他走到通道上，拿起挂在墙上的电话来听——

“请王蔷小姐听电话。”是男人的声音。

陈伯抬头望望中间房，发觉房间里没有灯光漏出，房门紧闭。于是回答道：

“她们不在家！”

说完，也不待对方再说什么，挂断了线。

陈伯对中间房两个女工没有好感。

听说她们是一对姐妹。姐姐叫王蔷，妹妹叫王薇。是从国内来港不久，在制衣厂当车衣女工。

陌生青年

陈伯是个爱静的人，他在附近街市的一家烧腊店工作，家人都在乡间。他一个人独居，闲时放工都喜欢躲在房间里听听粤曲，看看报纸，早睡早起。

不过，自从这两姐妹搬来居住后，这层楼的静谧给打破了。

她们每天下班后，很多时都带了厂里的工友回家，在房间里嘻嘻哈哈纵声谈笑，把收音机声浪开得震天价响。

住在头房的二房东张师奶及其读中学的女儿因难以忍受，曾向安排这两姐妹到来居住的制衣厂老板投诉。

但情况稍收敛了一两天，又喧嚣如故。

基于楼宇即将拆卸，张师奶不想引起事端，于是提前搬走了。

陈伯听完电话回到自己的房间，拿了内衣裤到浴室洗澡。

洗完澡出来的时候，听见有人在大门外用钥匙开门的声音。

他暗想：这一定是姓王的姐妹回来了。

所以，他没有理会，径自回自己的房间。这时候，他瞥见开门进来的是一个陌生的年青人。

发现双尸

这年青人没有跟陈伯打招呼，进门后再用钥匙开中间房王家姐妹的房门。

王家姐妹的朋友经常到访，陈伯一个也不认识，既然这年青人有她们房间的钥匙，想是交情不浅。何况，陈伯跟她姐妹俩一向互不招呼交谈，所以，此刻陈伯也懒得理会这进门来的年青人的好歹。

陈伯回到自己房间后掩上房门，扭响了录音机，躺在床上听

粤曲。

过了一会，他的房门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拍门声。

“谁？”陈伯一边纳罕地问道，一边从床上爬起来。

“阿伯，快出来！”是惶遽的声音。

陈伯打开房门，房外站着的是刚才自行开门走进中间房的年青人。

这年青人神色慌张，脸青唇白。

“什么事？”陈伯错愕地问。

“房，房间里——”年青人紧张得口吃起来，“有，有死，死尸！”

“有死尸？！”陈伯给吓得一跳。

“是呀！在、在床底。”年青人说。

陈伯犹豫一下，跟年青人走进中间房去。

年青人用手指了指床底向陈伯示意，他自己不自觉地害怕得退到房门外。

陈伯走到床前，弯腰伸手拨开垂在床沿下的床单。

他赫然见到一只涂了红指甲的女人的手露出来。

稍一迟疑，他再俯低身子看清楚，原来是一个穿花裙子、长头发的女子。

因为尸体的面孔朝内，所以惶惑间陈伯辨认不出死者是谁。

陈伯站起来的时候，那站在房门外的年青人焦虑地问：

“现在该怎么办？”

“还用问吗？当然是报警啦！”

“那么，请你报警吧！”

“要我报警？”陈伯指指自己的鼻子，瞪着眼睛说：“尸体是你发现的，我才不惹这个麻烦！”

陈伯说完径自走回自己的房间去。

在房间里，他听到年青人拨电话报案的声音。

十分钟后，警方人员赶到现场。

带队的是方督察。他吩咐鉴证课人员在现场套取指模，拍摄照片。

然后，把床底的尸体移出来。

当他们移出一具年轻的女尸后，赫然发现原来床底另外还有一具尸体。

警员把这第二具尸体从床底挨墙处拉出来后，发觉死者也是年轻的女子。

那个自行开门入屋发现尸体的年青人接受方督察盘问供称，他叫陆平，是王氏姐妹中姐姐王蔷的朋友。

犹有余悸

方督察叫他辨认两具尸体，他证实两名死者是王氏两姐妹王蔷及王薇。

“今晚是王蔷约你到来见面的吗？”方督察盯着陆平问道。

陆平点点头，跟着从裤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来补充说：

“我到来是准备把钥匙还给王蔷的。”

“还钥匙？”方督察瞪他一眼问，“她的钥匙怎么会在你的手袋里？”

“是她前两天到家里来找我的时候遗留下来的。”陆平说。

“刚才你是自己开门进来的吗？”

陆平点点头说：

“我打过两次电话来，第一次没有人接听，第二次在附近再打来，是尾房那个阿伯接听，他告诉我她们不在家。我想，既然王蔷约我到她家里来还钥匙，相信她不久便会回家。我手上有门匙，与其在街上闲逛，倒不如到她家里来等候，所以，我自己用钥匙开门进来了。”

“你一进这房间来就发现床底的尸体？”方督察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陆平的脸。

“不。”陆平咽了一口口水，然后指着床边的一张椅子说道：

“我进房间来后坐在这椅子上，拿起放在五屉柜上的杂志来看。无意间我的脚伸进床底，踢到软绵绵的东西。当时我心里感到奇怪，掀起垂下来的床单来看，原来是一只手！”

说到这里陆平犹有余悸地再咽了一口口水，然后继续说：

“我当堂吓得一跳，连忙跑出房间外，拍门叫尾房的阿伯来看。”

方督察听完陆平的话后点点头，并且在记事簿上作了记录。

这时候法医官奉召来到现场。

初步检验结果：两名死者中妹妹王薇手脚均被撕破衣服的布条捆绑，口中塞着布团，头部有严重伤痕；姐姐王蔷则颈部有被勒过的伤痕，眼球微突，舌头外露，嘴角渗血。

两死者的衣着整齐，脸上有化妆，相信是正准备出街前遇害的。

方督察根据现场查勘结果推断，凶手极可能与两死者熟稔。

因为，现场的门、窗均没有被破坏过的痕迹，有理由相信凶手是由死者带回家，或者在死者姐妹准备外出的时候，凶手突然到访而发生命案的。

经过法医官剖尸检验结果，证实两死者遇害前并没有与男性发生过性行为。

而在凶案现场亦无翻箱倒篋的迹象，两死者手腕上的手表，脖子上的金链，及手袋、抽屉里的财物，均没有失去。

因此，方督察排除了劫杀的可能性。

案发后方督察到两死者工作的制衣厂调查。

制衣厂的老板梁先生是一个年约五十岁左右的老实人。命案发生后，他显得郁郁不乐，在方督察调查的时候，嗟叹了一次又

一次。

“唉——”梁老板黯然地说：“如果不是我安排她两姐妹到那里去居住，可能这件案不会发生。”

工作勤快

说着，他的脸上露出了负疚的神色。

跟着，他告诉方督察，王家姐妹在他的制衣厂做了一年多。

因为她姐妹俩工作勤快，甚得梁老板夫妇的欢心。

所以，梁老板把租来用作存放货物的房间，免费让她姐妹俩居住，作为奖励。

“根据法医官验尸结果，推断她姐妹俩的死亡时间是在发现尸体前四十八小时。”方督察听完梁老板一番话后，问道：“也就是说，她们两天没有返制衣厂上班，难道你们不理睬，不到她们的住处查看一下吗？”

“我有打电话，而且也叫人去打探过，但电话没有人接听。”梁老板说：“那到她们住处查看的工友，开了大门入内，见到她们的房间门关上，拍门没有人应，就以为她们不在家。”

“她们两天没返工，你当时认为是发生了什么事呢？”方督察问。

“我们都以为她们乡下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两姐妹来不及请假就回乡去了。”梁老板说。

神情哀伤

“她们乡下有什么家人？”方督察问。

“听说父母和两个哥哥都在乡下。”

“在香港她们有没有亲人？”

“有一个舅父，姓陈，听说在消防局工作。”

“你们有去找她们的舅父查问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没有对方的电话和地址。”梁老板说。

“她们有没有男朋友？”

“有关她们的私生活我不太了解。”梁老板说着的时候，目光投向经理室那玻璃屏门上。

方督察循他的目光方向望去，透过玻璃屏门见到经理室外的一张大裁床前，站着一个年青工友，他不时把目光投进经理室来，神色有异。

方督察鉴貌辨色，向梁老板问道：

“其中一个死者是跟外边那个工友拍拖吗？”

“你怎么会知道？”梁老板惊诧地问。

“是你的和他的目光告诉我。”方督察笑了笑说。

“他们是不是拍拖我不知道，但姐姐王蔷跟这个裁剪师傅很谈得来，下班的时候，我常见到他们走在一起。”梁老板望着经理室外那年青的裁剪师傅对方督察说。

裁剪师傅发觉方督察他们的目光望向自己，连忙低下头工作，神情显得有点不自然。

“他叫什么名字？”方督察问。

“李辉。”梁老板答。

“在这里工作了多久？”

“五、六年了。”梁老板说：“他是一个性情敦厚，工作勤力的人。”

“可以请他进来谈谈吗？”

梁老板推开经理室的门，向那裁剪师傅招手喊道：

“阿辉，你进来！”

李辉听见老板叫他，怔了怔。

他放下手中的剪刀，表情有点惶惑地走进经理室。

方督察向靠墙的一张长沙发伸伸手，示意李辉坐下。

“听说在厂里王蔷是跟你是比较熟稔的同事，是吗？”方督察待他坐下后，盯着他问道。

李辉点点头，眨眨眼睛，神情显得有点哀伤。

“你认为王蔷两姐妹的被杀，有什么人是可疑的？”方督察的目光没有离开他的面孔。

“我不知道。”李辉咽了一口口水，摇摇头说。说完，他垂下头来。

方督察停顿了半晌，经理室里一阵缄默。

方督察、梁老板和另外一个陪同方督察一起来调查的女探员，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落在李辉的身上。

“在王蔷姐妹没有上班的这两天中，你有没有请假？”

“没有。”李辉抬起头来摇了摇，指了指梁老板对方督察说，“你可以问问老板，就可以证明了。”

“这两天下班后你有没有到王蔷家里去？”方督察盯着他问。

“没有。”李辉又摇摇头，跟着睁大眼睛惶惑地反问道：“你不是怀疑我是凶手吧！”

没有赴约

“在未抓到真凶之前，我们会怀疑每一个可疑的人。”方督察微笑着说：“所以，接受我们查问的时候，最聪明的是把自己知道的、有关死者的任何事情，尽量地抖出来。这样一来有助于警方破案，二来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李辉听完方督察这话后垂下头没吭声，半晌，他抬起头来说：

“其实，前晚王蔷两姐妹本来约我七点钟在南昌街的一间餐室

见面的，但结果她们没有赴约。”

“为什么？”方督察问。

“不知道。”李辉耸耸肩膀说：“当时我等到七点半钟不见她们到来，就打电话去找她们，可是没有人接听。”

“后来呢？”方督察盯着他问。

“后来我在餐厅里等到八点多钟，仍不见她们到来，再打了一次电话，这次是她们同屋尾房的阿伯接听，阿伯告诉我她们不在家。于是，我再等了一会就离开餐厅回家去。”

“你怎么知道听电话的是同屋尾房的阿伯？”方督察问。

“我认得他的声音。”李辉说：“他的声音带有乡音。”

方督察点点头，思索了一下，再问道：

“王蔷姐妹那晚约你见面，说过有什么事情吗？”

“王蔷说介绍王薇的一个新认识的男朋友给我认识。”李辉想了想说。

“有说过那人的姓名吗？”方督察听了不禁精神一振，连忙问道。

李辉摇了摇头，表示她们没有说。

这时候，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梁老板接听后，把话筒递给方督察说：

“警署打来的电话。”

方督察接过话筒来听，听完后面露喜色，匆匆告辞赶回警署去。

方督察回到警署，值日警官指了指坐在大堂一张长椅上的一个中年男人对他说：

“方 SIR，是他到来报案，说是双尸案死者的亲人。”

这中年男人叫陈正，自称是王蔷、王薇两姐妹的舅父。

“你知道她们有男朋友吗？”方督察问。

陈正摇了摇头，想了想，跟着说：

“我也料到她们可能有男朋友拍拖了，因为，近两三个月来，她们不像从前那样，每个周末晚上或星期日，都到我家里来探我。”

照片被盗

这时候，方督察站了起来，走到文件柜前，拉开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公文袋来。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后，从公文袋里取出一本照片簿来，对陈正说道：

“这是我们在凶案现场找到的照片簿，相信是王蔷、王薇姐妹之物，你见过这照片簿吗？”

陈正点点头，表示见过。

方督察翻开照片簿，指着其中一页上，有两处空白了的地方说：

“我们怀疑这里有两张照片被人偷去。从照片的编排次序，被偷去的照片可能是早年拍摄的。你翻阅过这本照片簿没有？”

“我翻阅过。”陈正说：“记得她们搬到那里去居住不久，我去探望她们的时候，她们姐妹俩到厨房烧饭，恐我烦闷，所以取出照片簿给我翻阅。”

“你记得这两张失去的照片摄的是什么人吗？”

陈正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会摇摇头说：

“我想不起来。这两张照片对侦破凶案很有帮助吗？”

方督察点燃了一根香烟，吸了一口后用笔杆轻轻地敲着桌面说：

“现场的财物并没有失去，而失去的竟是两张不值钱的照片。所以，我们怀疑这案件不是劫杀案，可能是情杀案。而涉及案中的凶手极可能是那两张照片中的人物，偷走照片是为了不留下让警方侦查的线索。”

方督察再向陈正查问了一些关于两死者家庭情况及生活细节后，派探员领他前往殓房认尸。

跟着，他吩咐手下向传媒发布一道消息：警方希望双尸案中女死者王薇的新男友与警方重案组联系，协助调查。

这消息在报纸上刊出的当日中午，一个叫黄一河的年青人到警署来应讯。

坐在方督察的办公桌前，黄一河面色有点苍白和惶怯。

方督察鹰隼似的眼睛盯了他半晌，然后问道：

“本年三月九日下午五点至七点钟这段时间内，你在哪里？”

“这一天王薇约我下午六点半钟到她家中去找她。”黄一河略一思索后说：“但当我准时到达她家门按门铃时，里面没有人应门。”

“之后你怎么样？”方督察的目光没有离开过他的，紧接着问：

“我心里在想：也许她们去洗头了吧！”黄一河吞了一口口水说：“于是，我在附近街上逛了一会，到六点四十五分及七点钟的时候再打过两次电话，及再上楼按门铃，都没有人听电话和应门。这时候我心里开始感到奇怪，因为我知道王薇不是个不守时和不守信用的人。我在她家附近一家茶餐厅里坐了一个小时，每隔十分钟就打一次电话，直到八点钟的时候，才有一个男人听电话。那人说自己是住尾房的，他告诉我王家两姐妹不在家。最后，我只好没精打彩地回家去。”

恍然大悟

听他说完后，方督察捋着下巴思索了半晌。然后，抬起头来问道：

“王薇约你到她们家里找她有什么事？”

“她说要介绍姐姐王蔷在厂里的一个要好的男工友给我认

识。”黄一河说。

“你跟王薇认识了多久？”

“大概半年。”黄一河想了想说。

“在哪儿认识的？”

“在一间英语商科夜校里。”

“王薇有没有告诉你，她以前有没有男朋友？”方督察问。

“有，她告诉过我——”黄一河思索一下说：“她的旧男友姓罗，是一个地盘工人，彼此在乡间认识的，因为此人没有文化及嗜赌如命，最近她已经疏远了他。”

听黄一河说到这里，方督察双眉一扬，精神不禁大振，连忙问道：

“你见过那姓罗的吗？”

黄一河摇摇头，但突有所悟地说：“我记起了！我在王薇家里看过他的照片！”

方督察听了，伸手从搁在案上的公文袋里，掏出那本照片簿来递给黄一河说：

“你是在这本照片簿里见过吗？”

黄一河见到照片簿连忙点头称是。他接过照片簿一边翻阅，一边说：

“当时是王薇指着照片告诉我的，一张是他们两人合照，一张是那姓罗的独照。”

“怎么不见了？怎么不见了？”

方督察指着那空白了的两个位置说：

“照片是不是贴在这个位置？”

“对了！就是贴在这里！”黄一河恍然地说：“可能是王薇把它们撕掉了！”

“我们怀疑是凶手拿走了！”方督察胸有成竹地微笑着说。

拘捕归案

两日后，警方根据死者王薇的记录电话号码的小册子，查到一个叫罗进的青年的地址，拘捕他归案。

探员在他的住处搜查，搜到那两张从王薇的照相簿里撕下来的照片。

在方督察严诘下，罗进终于低头承认自己一时错手，杀死了王家姐妹……

三月九日下午五点三十分，罗进去找王薇，见到她们姐妹俩打扮得花枝招展，正要出门赴约的样子。罗进妒意大作，询问王薇赴谁人之约。王薇反唇相讥，提出分手，两人初则口角，继而动武。罗进发了狠，大力把她推撞在五屉柜上，令她血流如注，登时昏厥。

在劝架的姐姐王蔷扑前扭打罗进，罗进一时狂性大发，扯脱了王蔷身上衣裙的腰带，使劲地勒着她的脖子，直到她一动也不动。

这时候，他听见有人掀门铃的声音。他屏息着不敢稍动。直到门外没有声息后，他撕破她们的睡衣，用布条捆绑她们，又把布团塞进她们的口里。

当他的神志渐渐清醒过来后，才发觉她们已经气绝身亡，不禁大骇，浑身冷汗涔涔而下。

他呆坐在床上，房外通道上的电话响了几次，料是打来找王蔷和王薇的，他不敢接听。

最后，他把她们的尸体推进床底，抹净血渍，又从照片簿上撕走自己的照片，然后悄悄地溜走。

1980年12月16日，罗进被控谋杀女子王蔷及王薇的案件在

高等法院审结，陪审团退庭商议后，一致裁定罗进谋杀罪名成立。
法官依例判处被告死刑。

狼 吻

案件类别：强奸、非礼、非法禁锢及行劫

案发地点：香港湾仔：××中心大厦

案发时间：1980年9月11日

1980年9月11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左右。一辆隶属湾仔警署的巡逻车，驶到湾仔港湾道、华润中心大厦附近的时候，警车上的警员蓦地发觉一个建筑工人模样的大汉，一边挥着手叫喊着，一边朝警车这边奔跑来：

“有事情发生呀！有事情发生呀！”

负责驾驶的警员连忙把车子刹住了。

“那——那里有人从楼上跳下来，大声叫救命呀！”那汉子指着对面马路的××大厦，气喘咻咻地对警长说。

“你怎样见到的？”警长打量着这汉子问。

“我是在那地盘上工作的。”这汉子转过头，指了指后面一幢兴建中的大厦说，“我们几个工友都看见，一个女孩子从对面××大厦五楼的一个窗口大声叫救命，然后跳落四楼的平台去——”

非法禁锢

“你可以给我们带路吗？”警长打断他的话问。

这工人犹豫一下，点了点头。

警长向其余三个同僚挥了挥手，于是四个警员跟着这工人匆